

# 文化诗学理论下《诗经》的社会化内涵与诗性表达

朱潇玉<sup>1</sup> 贺晓波<sup>2</sup> 李树燕<sup>3</sup>

1. 昆明学院 人文学院 云南昆明 650000

2. 昆明学院 人文学院 云南昆明 650000

3. 昆明学院 学前与特殊教育学院 云南昆明 650000

**摘要：**文化诗学将文化与诗学密切联系在一起，通过文学去观察一个时代的文化风貌与文化精神，同时又通过文化探究一个时代的文学精神的内在生成过程，可以使文化解释与文学解释具有一种诗意文化氛围，保证思想的灵性与自由启示。《诗经》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自诞生以来便承载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与独特的诗性表达，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运用文化诗学理论解析《诗经》的社会化内涵与诗性表达，进一步挖掘《诗经》这部古老经典在现代学术视野下焕发出的新生机与魅力。

**关键词：**文化诗学理论；《诗经》；社会化内涵；诗性表达

《诗经》的研究历史悠久，从先秦时期的初步记载与整理，到汉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再到唐宋元明清历代学者的注释、解读与理论阐释，成果丰硕且不断深入拓展。文化诗学理论兴起于20世纪后半叶，是对传统文学研究方法的补充与拓展，旨在打破文本内部与外部研究的界限，恢复文学研究的整体性与活力。借助文化诗学理论解析《诗经》时，可以深入剖析《诗经》所产生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揭示其背后隐藏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民俗风情等深层次文化内涵，还可以细致探究《诗经》在诗歌艺术表现上的特色与创新。

## 一、文化诗学理论简介

文化诗学理论的起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是在对传统文学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批判中逐渐兴起的，并受到多种理论思潮的影响。

在西方，文化诗学起源于新历史主义。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以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者对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进行了反思。他们认为，历史并非是客观的、单一的线性发展过程，而是充满了断层、矛盾和权力斗争；文学也不是独立于历史和社会的纯粹审美对象，而是与历史、文化、政治等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在中国，文化诗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是在新时期以来文艺学“向内转”和“向外转”整合的背景下，对文化研究现状的回应，也是中国文艺理论者以诗意的文化关怀介入现实的重要途径。从理论取向上看，中国文化诗学研究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译介、承接、发展以格林布拉特为代表的新

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洋为中用，以刘庆璋、林继中、蒋述卓等学者为代表；另一种是根植于中国社会文化和文学理论现实，进行文化诗学理论的本土化建设，创始人童庆炳教授，代表人物还有李春青、王一川、赵勇、姚爱斌等学者。

## 二、文化诗学视角下《诗经》的文本阐释

用文化诗学理论对《诗经》进行文本阐释，需要深入探讨文本与历史语境、作者创作意图、读者接受等多方面的关系。

### （一）历史语境方面

《诗经》产生于西周至春秋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诗经》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例如，周王朝的宗法封建制度在《诗经》中多有体现，《小雅·北山》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反映了周王朝的大一统观念与天子权威；而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诸侯争霸，也在《诗经》的战争诗如《秦风·无衣》中有所反映。经济上，《邶风·谷风》谈到男子喜新厌旧，怨妇控诉丈夫时，以“贾用不售”形容自己如同一个商品，虽是好东西却无法售出去，说明当时商品交换观念已逐步渗透到政治领域和家庭生活中去了。文化上，西周的礼乐文化在《诗经》的雅颂部分体现明显，如《周颂·清庙》是祭祀周文王的乐歌，体现了对祖先的崇敬与对礼乐制度的遵循，而民间的风诗则反映了各地的民俗风情与民间文化，如《邶风·静女》描绘了男女青年的恋爱约会，展现了民间恋爱的自由与浪漫。这些都表明《诗经》的文本与当时的历史语境紧

密相连，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的产物。

## （二）作者创作意图

《诗经》的作者众多，既有宫廷文人，也有民间百姓。他们的创作意图各不相同，但总体上可分为歌颂、批判、抒情、记录等几类。例如，《大雅·文王》歌颂了周文王的德行与功绩，宣扬周王朝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体现了作者对统治者的赞美与对王朝的认同，而《魏风·硕鼠》则将剥削者比作硕鼠，表达了人民对统治阶级贪婪剥削的批判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反映了作者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与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关雎》通过对君子追求淑女的描写，抒发了美好的爱情，展示了作者对爱情的向往与对人性情感的表达，《豳风·七月》详细记录了农民一年的劳作与生活，体现了作者对农业生产与田园生活的记录与呈现，使后人能够了解当时农民的生活状况与社会风貌。这些不同的创作意图在《诗经》的文本中通过各种题材、主题与表现手法得以体现，反映了当时作者们丰富的内心世界与多元的创作动机。

## （三）读者接受

《诗经》自诞生以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文化背景下，被读者赋予了不同的理解与阐释。在古代，《诗经》被视为儒家经典，成为政治教化与道德修养的重要教材，学者们注重挖掘其中的政治寓意与伦理道德观念，如汉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都是围绕《诗经》的经义阐释展开，以服务于当时的政治统治与社会秩序的维护。而在现代，读者更多地从文学、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去解读《诗经》，欣赏其文学艺术价值，研究其历史文化内涵，探索其民俗风情与社会心理等。例如，当代学者通过对《诗经》中婚恋诗的研究，探讨古代社会的婚恋观念与家庭伦理；通过对祭祀诗与宴饮诗的分析，了解古代的礼仪文化与宗教信仰等。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对《诗经》的接受与阐释，丰富了《诗经》的文本意义，使其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与魅力。

## 三、《诗经》的社会化内涵

对于《诗经》社会化内涵的解读，笔者将从《诗经》中的礼仪文化、《诗经》中的婚恋观念与家庭伦理两个方面进行解读。

### （一）《诗经》中的礼仪文化

《诗经》中对周礼仪文化有着丰富的体现，尤其是在祭祀与宴饮等礼仪场合的描写，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礼仪规范与文化价值。祭祀在周代是极为重要的礼仪活动，关乎国家的政治秩序、宗族的传承以及人们对神灵和祖先的崇敬。《诗经》中的《周颂》部分大多是祭祀时所

唱的乐歌，如《周颂·清庙》“於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描绘了在庄严肃穆的宗庙中，众多祭祀者秉持着文王之德，恭敬地进行祭祀仪式，以祈求祖先的庇佑和福祉。诗中通过对祭祀场景、祭祀者神态和祭祀程序的描写，展现了祭祀礼仪的庄重与神圣，体现了周人对祖先和神灵的敬畏之心，以及对宗法制度的尊崇。这种祭祀礼仪不仅是一种宗教仪式，更是一种凝聚宗族力量、强化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通过祭祀活动，周王室向天下昭示其统治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同时也增强了宗族成员之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 （二）《诗经》中的婚恋观念与家庭伦理

《诗经》中众多婚恋诗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婚恋观念与家庭伦理道德，为读者展现了古代社会丰富多样的婚恋习俗与家庭关系。如《卫风·氓》叙述了一个女子从恋爱到婚姻再到被弃的悲剧故事。“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描绘了男女相识相恋的过程，起初男子看似憨厚老实，主动向女子示爱。女子在恋爱中逐渐陷入深情，“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然而，婚后的生活却并不如意，“自我徂尔，三岁食贫。”女子辛勤劳作，却仍生活困苦，且男子的态度发生转变，“言既遂矣，至于暴矣。”最终女子被无情抛弃。这首诗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女性在婚恋中的被动地位与不平等遭遇，揭示了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同时，也体现了当时家庭伦理中女性所承担的沉重责任与压力，以及婚姻破裂时女性的无奈与悲哀。诗中的女子虽然遭受了不幸，但她也从痛苦中逐渐觉醒，“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表达了对不合理婚姻的反抗与决绝，也反映出当时女性在困境中开始萌生的自主意识与反抗精神。

## 四、《诗经》的诗性表达

对于《诗经》的诗性表达，笔者将从《诗经》的语言艺术、《诗经》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两个方面进行解读。

### （一）《诗经》的语言艺术

《诗经》的语言艺术特色显著，在词汇运用、句式结构、韵律节奏等方面均展现出独特魅力，彰显了中国古代诗歌语言的精妙与丰富。

词汇运用上，《诗经》使用了近三千单字，词汇丰富多样。具象化的名词和动词尤为突出，如描绘自然景色、动植物、人物、器物等的词汇，使描写生动细腻。“关关雎鸠”中的“雎鸠”，“参差荇菜”中的“荇菜”，精准地勾勒出自然景象；“采采卷耳”的“采采”生动展现人物动作。大量运用重言、双声叠韵词，增强了诗歌的

音乐性与节奏感,也使诗歌更优美动听。如“苍苍”“萋萋”“采采”等重言词,“参差”“黽勉”“踟蹰”等双声词,“辗转”“窈窕”“崔嵬”“逍遥”等叠韵词。

句式结构方面,《诗经》基本体裁为四言诗,多数篇目为二节拍的四言,文风朴素、语言简洁、比兴巧妙,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如《周南·关雎》《魏风·硕鼠》等。也有间杂多言的,如《魏风·伐檀》《卫风·木瓜》《邶风·七月》等,但仍以四言为主体。四言诗的节奏鲜明,富有韵律感,体现了当时诗歌创作的规范与审美追求。

韵律节奏上,《诗经》押韵方式多样,为后世诗歌韵律奠定基础。最常用隔句押韵,多押偶句韵,也有句句押韵。如《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中,“霜”“方”押韵;《魏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里,“鼠、黍、女、顾”押韵。其句子回环重复,形成强烈节奏,易于唱和,给人美的享受。如《周南·关雎》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窈窕淑女,寤寐求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通过交替重复,展现出明快的节奏感,与读者感官共鸣共振,带来愉悦的阅读体验,充分体现了《诗经》语言形式对音乐美的追求与契合。

## (二)《诗经》中赋比兴的表现手法

赋、比、兴是《诗经》中极为重要的表现手法,它们相互配合,共同构建了《诗经》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赋,即铺陈直叙,是将所要叙述的事件、人物、景物等,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不增减、不夸张、不隐匿、不修饰。如《邶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觴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饁彼南亩,田畯至喜。”诗人按照时间顺序,逐月叙述农民一年的劳作与生活,将农业生产的艰辛、农民生活的困苦以及季节的变换等,如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深切感受到当时农民的生存状态。赋的手法使诗歌具有清晰的叙事脉络与强烈的现实感,能够直接传达作者的意图与情感,让读者直观地了解诗歌所描绘的内容。

比,就是比喻,通过将两种不同的事物或情景进行比较,以表达诗人对某种事物的态度或情感。在《诗经》中,比的运用十分广泛且精妙。例如《卫风·硕人》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螭首

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人以柔荑比喻女子的手,以凝脂比喻女子的肌肤,以蝤蛴比喻女子的脖颈,以瓠犀比喻女子的牙齿,通过这些形象生动的比喻,细腻地描绘出庄姜的美貌绝伦,使读者能够通过熟悉的事物形象,深刻感受到诗人对女子容貌的赞美之情。

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即借助自然景物或其他场景的描写,引出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感和思想。兴的作用在于含蓄、蕴藉,能够营造氛围、引发联想,使诗歌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如《小雅·采薇》,“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以采薇这一行为起兴,薇菜的生长变化暗示了时间的流逝,引出了士兵对归乡的渴望以及对战争的厌倦,使情感的表达更加委婉、深沉,引发读者对诗歌内涵的深入思考。

## 总结

本文运用文化诗学理论对《诗经》的社会文化内涵与诗性表达进行了深入解析。通过对文化诗学理论的简介,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诗性表达使社会文化内涵得以艺术化呈现,通过精湛的语言艺术、多样的表现手法、独特的表现手法以及灵活的抒情方式,将当时的社会文化生动地展现出来,使《诗经》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与艺术感染力,流传千古而不衰,对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 参考文献

- [1] (春秋)孔丘编;党秋妮编译;支旭仲主编.《诗经》[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8.
- [2] 李咏吟.《诗学解释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
- [3] 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4] 童庆炳著.《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5] 刘庆璋.《辩证互动:文化诗学的思维特色》[J].文艺理论研究,2009,(5):124-128.
- [6] 童庆炳.《“文化诗学”作为文学理论的新构想》[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1)5-9.
- [7] 童庆炳.《文化诗学:宏观视野与微观视野的结合》[J].甘肃社会科学,2008,(6):132-135.